

十三經注疏

一百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

大夫好述古事我老彭包曰老若老彭但述之耳

疏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

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註包曰至之耳

正義曰云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

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入甫壽七百年

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

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府舒校

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何有於我哉鄭曰無是行於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於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怠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

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曰夫子常以子曰德之不脩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從意從之

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嘗以此四者為憂憂已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

子曰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曰申申大疏申如也夭夭

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夭夭和舒之貌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以申申夭夭也故玉

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子曰甚矣吾衰也久

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疏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正義曰此章孔子歎其衰老言我盛時嘗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今則久多時矣吾更不復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

子曰志於道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據於德

依倚也仁者功

據於德

疏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據杖依倚

遊習者道德仁藝也○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正義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士依於德遊於藝文與此類

鄭註云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道為本二曰敏德以行為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註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博特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

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於德故可據也○註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乃謂之仁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倚賴○註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

曰遊○正義曰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註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註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輔

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

府舒校

語疏七 鄉林重校

二

吳佛生

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正義曰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嘗不誨焉皆教誨之也○註孔子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正義曰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嘗不誨焉皆教誨之也○註孔子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

矣皆謂十服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之薄子曰不憤不

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孔子曰

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

教之疏復也。正義曰此章言誨人之法啓開也言人若不

心憤憤則孔子不為開說若不口排排則孔子不為發明必

待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

也其說之也畧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

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而其人若不以三

隅反思其類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喪

不復重教之矣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

哀感飽食於其側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

是無惻隱之心疏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

得有食饑而察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

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疏一日之中或哭或歌疏則不歌。正

義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吊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

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為也檀弓曰

吊於人是日不樂疏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疏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疏孔子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

將亦當誰與已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疏子曰暴虎馮

府舒校

語疏七

鄉林重校

三

余即刊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
馬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吾不與之同也子
路之勇若此故孔子抑之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者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
成功者吾則與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勇也
○註孔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註孔曰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
搏之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曰
無舟鐵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
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

我亦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正義曰此章孔

子言已脩德好道不諂求富貴也言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

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也○註雖執鞭賤職

○正義曰察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

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辟趨而

府舒校

語疏七 鄉林重校

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序官子之所慎齊戰疾曰

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此三者人所不能慎疏子之所慎齊戰疾○正義曰此一

而夫子獨能慎之疏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將祭散齋

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

傳曰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之
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真其藥劑以治
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韶樂也○正義曰此齊也○註王曰至
於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註王曰至
云為作也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
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
性決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

為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為作也不圖作

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舞

樂名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三月忽忘於肉味而不

知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者圖謀度也為作也斯此也

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註王曰至
於此齊也○正義曰云為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為也互相訓故
云為作也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
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
性決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

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冉

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

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

乎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矣

曰夫子為衛君乎者為猶助也衛君謂出公輒也衛

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輒即蒯瞶之子也後晉趙

鞅納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

時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

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承冉有

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

府舒校 語疏七 御林重校 五 他水與則

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今衛乃父子爭國爭

讓正反所以舉夷齊為問者子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衛君應

言夷齊為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為非故入問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答言是古之讓國之賢

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讓國之賢而終

於餓死得無怨恨耶所以復問此者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

衛君應言不怨若助衛君則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者此孔子答言不怨也

初心讓國求為仁也君子殺身以成仁夷齊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問而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子

不助衛君也知其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

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註鄭曰至不乎。正義曰云衛

靈公逐太子蒯瞶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瞶謀殺靈公夫人

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

曰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

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

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

曼姑帥師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

圍戚是也

其中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疏子曰至浮雲。正義曰

不義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疏

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已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

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子

欲若富貴而以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已之有也

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

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疏子曰加我數年五十

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疏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

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

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

過咎矣。註易窮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者說卦文也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

命者為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矣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

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

府舒校 語疏七 鄉林重校 六 施永昇刊

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子所雅

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言 孔曰雅言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鄭曰讀先王與

然後義全故不可有 疏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

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疏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

所諱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

法臨文故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

不背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 葉公問孔子於子

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 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 子曰

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 疏 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

子路不對者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問孔子於子路

也發憤嗜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不覺老之將至云爾乎。
註孔曰至以答。正義曰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
借稱公者據左傳世本文也各諸梁字子高。子曰我非生
為葉縣尹楚子借稱王故縣尹皆借稱公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善此子曰我非生

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我非

恐人以已為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
愛好古道敏疾。子曰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

求學而知之也。子曰不語怪力亂神。若鼻盪舟鳥獲舉千
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疏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子曰不語怪力亂神。疏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夫子為教不道無益之事怪怪異也力謂若鼻盪舟鳥獲舉
千金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

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季克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
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註

烏獲舉千鈞。正義曰烏獲古之有力人。子曰三人行必
人三十斤為鈞言能舉二萬斤之重也。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府舒校 語疏七 林重校 七 張祐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疏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故無常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本無

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

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德於予

之有善可從是為師矣故無常師也。子曰天生德於予

何。子曰天生德於予。子曰天生德於予。子曰天生德於予。

宋司馬相雅欲殺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子曰天生德於予。

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

無不利相雅必不能。子曰天生德於予。子曰天生德於予。

言我故曰其如予何。子曰天生德於予。子曰天生德於予。

疏 子曰至丘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子曰至丘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

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為夫子有所
隱匿故以此言解之言女以我為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為無不與子以四
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教文行忠信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疏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

教以此四事為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
施之為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此四者有形
質故可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明君世無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泰難乎有恒矣

子曰難可名

疏

正義曰此章疾世無

明君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者
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
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即君子也恒常也又言善人

府舒校

語疏七 鄉林重校

八

張祐

之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為
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亡
無也時既澆薄率皆虛矯以無為有將虛作盈內實

而不網弋不射宿

子曰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

鳥宿

疏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

羅罽者網以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網則得魚多孔

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栖鳥也為其欺暗中且驚眾也

註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網者為大網以橫

絕流以繳繫釣羅罽者網者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若

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釣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

羅罽者網也繳即線也釣謂釣也謂以一竹竿用線繫釣而
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繩為大網用網以屬著此網施之水
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網也云弋繳射也者夏官司
弓矢云燿矢弗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弗
矢象鳥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制羅之也然子
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

子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一曰時人有

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孔子曰如此者次疏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者我無是也者善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鑿妄作篇籍者

我即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吹

也者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志之能如此

者比天生知之可以為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為穿鑿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

童子來見孔子門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孔子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

絜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絜而來

疏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也互鄉難與

言童子見門人惑者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

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孺公云此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

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者孔子以門人怪已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

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絜己以進與其絜

也不保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虛己自絜而來當與之

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

去顧歎云往謂前日之行夫入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

然

次也

鄉難與言

童子見門人惑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

絜也不保其往也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禮 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如諱曰孟子 巫

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司敗以

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 疏 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

人道也故受以為過 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

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為司寇之官舊聞魯昭公有違禮之事

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者答言昭公知禮也孔

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

與匪非曰黨孔子既答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

而進之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

子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

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

國惡也諱國惡禮也但聖人道也故受以為過言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也 註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六十年

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

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云

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 註孔曰至孟

子正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

子施少孔子三十歲鄭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者魯周

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禮

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下而

正以為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
為後法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不
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
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為諱
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世教也云聖人道弘
故受以為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
故受以為過也我答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已名云是已
幸受以為過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
我答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讓則千載之後遂求信我言用
昭公所行為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
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
若受以為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司敗之問則
詭言以為諱今苟將明其義故歸之言為合禮也
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子與人
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樂其善故使重**疏**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於
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與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
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無者猶俗

府舒校

語疏七

十一

余即刑

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曰
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為君子**疏**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已未能也得○正義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
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
於人但猶如常人也躬身也言身為君子已未能也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敢自名仁聖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止唯

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疏**
子曰至學也

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唯聖與仁
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抑語辭為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
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聞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
倦故咨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一事弟子猶不能

聖乎仁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子曰有諸周曰

此請於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鬼神之事指誅禱篇名子曰立之禱又矣明故曰立之禱又矣○

子曰立之禱又矣孔子素行合於神

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

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

反問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誅禱篇名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

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立之禱

矣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忤神

明羅其咎歿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立之禱又

也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俱失

之奢者不如儉奢則僭也寧固○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

上儉不及禮固陋也也寧固○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

也孫順也固陋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偏下而窶陋二

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為窶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

僭上儉但不及禮耳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

不及禮耳蕩寬廣貌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蕩寬廣貌

長戚戚多憂懼疏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正義曰此章

多憂懼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子曰君子坦蕩蕩

而不猛恭而安疏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正義曰此章

體貌溫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為恭孫

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臯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

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府舒校

十一

余既刊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禮樂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為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

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疏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正義曰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

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

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註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

府舒校

語疏八

林重校

一

黃文

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

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

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註王曰至至德也○正

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

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

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

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曰為文王

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

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

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

慎而不以禮節

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蕙畏懼之貌言

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蕙畏懼之貌言

不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曰行

不偷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疏

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者勞謂困苦言人為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憊者憊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為直故謂絞刺也言人而為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入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為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小

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

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籩豆

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來問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之先以此言告之善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府寄校

語疏八

二

陸記青

出詞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蹇蹇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善事故云近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事務行小事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也言執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註孟獻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註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疾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註籩豆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鄭註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醢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

府舒校

語疏八

三

陸記青

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

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

馬曰友謂顏淵

疏

曾子至斯矣○正義曰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

於斯矣者曾子云昔時我同志之友顏淵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曾子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

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可以寄百里之命

孔曰攝君之政令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

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疏

曾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行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謂可委託

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羣衆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

之事可以謂之君子入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
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註孔曰
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年十
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
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三皆征之以其國中
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
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
必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
馬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至遠乎。正義曰此章明

士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
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
也言仁以為己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

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子曰興於詩
士則死而後已是遠莫遠焉子曰興於詩修身當先學詩

府舒校語疏八
四 陸記青

立於禮包曰禮者成於樂包曰樂所
樂。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修身
當先起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學詩無以

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詩禮然後樂以成之也

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
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疏子曰民可使由之。正義曰

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
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子

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
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
亦使其為亂疏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

已甚亂也。正義曰此章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
已貧者必將為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

深疾之若疾惡太甚亦使為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
者周公旦疏子曰如有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曰：且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為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為鄙吝所捨棄也。註：周公者，周公曰：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恐與彼相嫌，故註者明之。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

易得也。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疏：子曰三年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

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

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

道，富且貴焉，耻也。疏：子曰：至耻也。正義曰：此章勸

厚於誠信而好樂問也。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府錄 語疏八 五 王宗

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邦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見其已

亂，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則當

出仕，遇闇王則當隱，避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者耻其不得

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者耻食污君之祿，以致

富貴也。言人之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

為行當常如此。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成人侵官

職，於其本。子曰：師摯之始，闕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哉。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

者，洋洋盈耳。疏：子曰：師摯之始，闕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之。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大師

名也。始猶首也。闕，推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闕之聲而首理其亂。亂者，洋洋盈耳。子曰：狂而不直，侗而

不願，吾不知之矣。包曰：狂者，進取宜直。吾不知之矣。人宜謹愿。恹恹而不信，也宜可信。

孔曰言皆與常 **疏**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信，慥慥而不可欺。吾不知之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狂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者未成器之入，宜謹愿而乃不願，慥慥也。謹慥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疏**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及猶恐失之。 **疏**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及猶恐失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疏**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疏**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疏**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 **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子曰：至文章，煥乎其有文章。 **疏** 子曰：至文章，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高大巍巍也。 **疏** 子曰：至文章，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高大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之，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 **疏**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孔曰：亂，治也。治，官者。伯益、陶、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十人，謂周公曰：召公、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疏**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府舒校

語疏八

六

施永昌刊

謂至德也已矣

包曰說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

故謂之疏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

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

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公也太顛

也闕天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力人而已者記

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

會之問此於此周周最為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

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

之德也言說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

分有二而猶以服事商故謂之至德也。註孔曰禹稷契皋

陶伯益。正義曰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

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禹治水有功舜命

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

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廷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

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註馬曰至之

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人謂周公旦武王之弟也封

儒相傳為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

於魯食菜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各與周公同姓封於燕食邑

疏

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

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

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公也太顛

也闕天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力人而已者記

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

會之問此於此周周最為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

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

之德也言說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

分有二而猶以服事商故謂之至德也。註孔曰禹稷契皋

陶伯益。正義曰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

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禹治水有功舜命

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

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廷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

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註馬曰至之

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人謂周公旦武王之弟也封

於魯食菜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各與周公同姓封於燕食邑

舜有至已矣

五人而天下大治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人者謂周公旦也

也闕天也散宜生也

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

者舉舜及武王之時

會之問此於此周周

九人而已大才難得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之德也言說紂淫亂

分有二而猶以服事

陶伯益。正義曰案史

作司空平水土之官

種百穀之官也契亦

徒布五教之官也皋

伯益皋陶之子舜命

於魯食菜於周謂之

於魯食菜於周謂之

晉國名猶易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
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社
唐蓋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
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
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三肅云虞地也皇甫謐
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然
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
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註包曰至至唐○正義曰
云殷紂淫亂者紂為淫亂書傳備言若秦誓云沈湎冒色敢
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
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
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
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也殷之州長
曰伯謂為殷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
早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柎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
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
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
和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
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
府紆紆

語疏八

黃文

瓚柎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
早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
西伯之德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燕梁荆在西故曰西伯
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
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註云伯謂文王也鞭以
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
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太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
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為伯又命之使燕治南國江漢汝
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為文王也云天下歸周者三
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故淮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既引論
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
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書
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子曰禹吾
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子曰禹吾
無間然矣美言已不能復問則其間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馬曰菲薄也致孝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曰方里為井

深四尺十里為成**禹吾無間然矣**疏子曰至然矣

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間謂間廁孔子推

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三事也菲薄也薄已飲食致孝乎

神令祭祀之物豐多潔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冕

皆祭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

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少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禹

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麗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

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

溝洫人功所為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

言之○註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玄注此云

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

也黻黻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章為之制同而

色異鞞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

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

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

府舒校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

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

語疏八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註包曰至八尺○
正義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
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
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
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
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
謂之澮鄭註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
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
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
十里為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
百里為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千
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

故希言也

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

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註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

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義者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

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

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天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

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

府舒校

語疏九

余畧

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

傳學道藝不成

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

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疏

達巷

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

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

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損云吾執御矣以為人

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

純儉吾從衆

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終易成故從儉

拜

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王曰臣

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疏

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從恭儉吾

從衆者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
禮也今北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然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
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
違衆而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
也今特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
○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六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頰項青組
纓屬于頰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
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
布以為之者鄭註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註王曰至恭也
○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
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饗解與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實升成拜鄭註升成拜
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
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
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西階之間北面再
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府舒校

語疏九

余即刊

無不可故**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
無固行**毋我**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疏**子絕四
必毋固毋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已意孔子以道為度故
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推孔子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
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聚和光同塵
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聚和光同塵
而不有異身故**子畏於****國**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
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為夫子御至於**國**人相與曰文王
共讖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國**人以無圍之

既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
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天之未喪斯文也
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

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柰我何也天之
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人**欲柰我何

言其不能違疏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知天

天以害已也疏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

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論之茲

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

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

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為後死者言

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猶

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

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註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

註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

過匡顏尅為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

之以為魯之陽虎嘗畏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

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太

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疏孔曰太

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

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府舒校

語疏九

三

陸記青

能也疏孔曰言天固縱大聖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疏包

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疏大宰至多也○正義曰

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疏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者太宰大夫官

名大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

何其多能少藝乎以為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

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

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也君

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

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為非聖所以為謙謙也○註孔曰

至小藝○正義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

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

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

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
鄭以為是吳大夫宰誦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曰

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
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疏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云

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技藝。註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

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子曰吾有知

字子開一字張氏云弟子子牢當是耳。子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九曰有鄙夫來問於

我其意空空然我則

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疏 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

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疏 子教人必盡其誠也子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

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

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

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

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

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註知者至誠

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

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

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

教人實盡其意之所知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疏 子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言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註孔子

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註孔子至是

也。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

天而鳳皇降接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

前鹿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含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

君子之國朝翔四海之外過崐崙欽砥柱濯羽弱水莫宿舟

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荷負而出如

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見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

八卦子見齊衰者曰冕衣裳者與黻者。也曰冕者冠

也。曰裳者衣也。曰黻者服也。曰冕者冠也。曰裳者衣也。曰黻者服也。

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事

在位恤疏。子見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事不成人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

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

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

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顏淵喟然嘆曰。嗚呼。仰

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

有所傳。我以為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

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

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循循不能及夫

子之疏。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

所立。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嘆言夫子之道高堅不

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

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

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為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天子既開

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竭盡

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雖欲從之無

疏

疏

府舒校

語苑

五

黃文

且予縱不得大葬。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乎。

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

且予縱不得大葬。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

且予縱不得大葬。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

正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
疏 子疾至路乎○正義曰
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

疾病者疾其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者以孔子嘗為魯大夫
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為大夫君也病問

曰父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問當其疾其時子路以門
人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

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父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為臣

是無臣而為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
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

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
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
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

路乎言必不至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
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包曰沽之哉不銜賣
之辭我居而待賈

府寄校 語疏九 六 黃文

疏 子貢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貢
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子貢欲

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
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匱中而藏之若求善賈

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盡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
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答言我賣之哉不銜賣之辭雖
不銜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即與之

而不
子欲居九夷
馬曰九夷東方
或曰陋如之何

客也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馬曰君子
疏 子欲至之有

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
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

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
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

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傳云夷有
九種曰玁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

曰菑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瀋人九曰天鄙
史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

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疏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

孔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

雅頌各得其所也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遷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子曰出則事

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

有於我哉馬曰困乳也疏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

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

我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也者如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

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

止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也

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

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

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

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

語疏九

七

張祐

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履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德脩業，功跡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履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子曰：語之而不

情者，其回也與？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其唯顏回也與。

行之乃為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繹追防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未

如之何猶言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

不可奈何也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

憚改憤所主友有過務 **疏**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

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

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已者為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

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記者異人故重出之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

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謂度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

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

但夫婦相匹配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耻者其由也與孔曰緼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馬

府舒校 **語疏九** 九 曾春

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

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

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 **疏** 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耻者其由也與者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

常人之清著破敗之緼袍與著狐貉之裘者並立則皆慙耻

而能不耻者唯其仲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者伎害也

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言仲由不伎害不貪

求何用為不善此詩即風雉雉之篇疾貪惡伎害之詩也孔

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已故

常稱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

懼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為善

○註孔曰緼泉著○正義曰玉藻云緼為繭緼為袍鄭玄云

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之新絲緼謂今緼及子曰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

栢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

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

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疏 子曰 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
來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
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
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子曰知

者不惑包曰不惑仁者不憂孔曰無憂勇者不懼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義曰此章言知者
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

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逸詩也唐棣接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

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
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異端未必能

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人雖能之道

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

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接也其華偏

然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

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

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為遠能思
其反而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
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註唐棣接也
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接郭璞曰以白揚江
東呼之。接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與李也。一名崔梅亦
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內中勳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

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其

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辯也朝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

如也孔曰誾誾中正之貌君在跋踏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

也跋踏恭敬之貌與與疏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一

與威儀中適之貌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

府舒校

語疏

一

陳建

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

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辨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

所當詳問極言故辨治也雖辨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

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

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

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跋踏如也與與如

也者君在謂規朝時也跋踏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君

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懈惰也君

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色勃如也孔曰必足躩如

也包曰足躩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鄭

也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孔曰言賓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復命曰疏君召使擯至

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

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

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

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者謂交擯傳

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掛端好為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註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至公來至門外直當闌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軹其君當軹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麗施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闌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麗施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

府舒校

語疏十

三

施永新

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闌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闕外闌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麗施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擯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檐如也○註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註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

於此君可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立不中

門行不復闕孔曰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包曰過君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

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出降一等逞顏色

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下階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

也下復其位跋躒如也孔曰來時疏入公門至跋躒

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

公君也鞠躬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

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振闌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闌兩旁

有振振謂之門控振闌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

之而立也行不復闕者履踐也闕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

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

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為

府舒校

語疏十

三

張祐

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

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握衣也

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躩履之

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蔽其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

於此君可以

門行不復闕

包曰過君

氣似不息者

怡怡如也

也下

此一節

公君也

身也立

有振振

之而立

限所以

足躩如

處君雖

府舒校

語疏十

三

張祐

敬也其

躬如也

將升堂

仍復曲

入公門

孔曰闕

其言似

日齊攝

孔曰先

所過位

此一節

公君也

身也立

有振振

之而立

限所以

足躩如

處君雖

府舒校

語疏十

三

張祐

敬也其

躬如也

將升堂

仍復曲

如不容

過位色

其言似

日齊攝

孔曰先

所過位

此一節

公君也

身也立

有振振

之而立

限所以

足躩如

處君雖

府舒校

語疏十

三

張祐

敬也其

躬如也

將升堂

仍復曲

如不容

過位色

其言似

日齊攝

孔曰先

所過位

此一節

公君也

身也立

有振振

之而立

限所以

足躩如

處君雖

府舒校

語疏十

三

張祐

敬也其

躬如也

將升堂

仍復曲

如不容

過位色

其言似

日齊攝

孔曰先

所過位

此一節

公君也

身也立

有振振

之而立

限所以

足躩如

處君雖

府舒校

語疏十

三

張祐

敬也其

躬如也

將升堂

仍復曲

觀見也既享乃以私
禮見愉愉顏色和
疏 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之禮容也

如不能勝舉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

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

也勃如戰色足踊如有所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

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踊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

者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

勃如戰色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覲愉愉如

也者覲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愉

愉然和說也○註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為君使聘問鄰

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

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王之禮太宗伯云公執桓

圭註云雙植謂之栢栢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

故王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註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麓縹耳欲其慎行以

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王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

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縹

細曲者為躬其文麓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註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

府舒校
語疏十
四
施永昇刊

也蓋豕為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刻上左右璣
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故
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璣肉好若一謂之
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
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玉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
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
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
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
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
錦其王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王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
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
以繡璜以黼故鄭註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
於諸侯則享用虎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
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王人云琢圭璋八寸
璧琮八寸以覲聘是也○註足踊如有所循舉前曳踵行○
正義曰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如有所循也踵謂足後跟
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踊如也言
舉足狹數踏踏如也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註

云圖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
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註鄭曰至庭實。正義曰
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觀
禮侯氏既見正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
云四當為三大行入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
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
邊豆之實龜也金也用漆絲續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
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
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
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續竹箭與衆共其也其餘無常貨各
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於幣無方所以別士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
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觀禮
之註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湯奉
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
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
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
府舒校

語疏十

施永興刊

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
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
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是用圭
璧有庭實也。註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擯者
出請事實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註云覲見也卿將
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君

子不以紺緌飾孔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爲領袖緌也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

紅紫不以爲褻服王曰褻服私居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

當暑者袵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

暑則單服絺綌葛也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裘褻裘長短右袂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必

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

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非帷裳必殺

則備佩所宜佩也

之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

孔曰以布疏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

為沐浴衣也糾玄色緹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糾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

似衣齊服緹者三年練以緹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

為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

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為褻服

褻服尚不用也當暑珍絺経必表而出之者珍單也絺経皆不用也

曰絺経曰絺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褻故

也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

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

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絺衣

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

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

麕裘鹿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

以裼之褻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

府寄校語疏卿林重校

温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居

家主温故厚為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家無飾故不

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惟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

必有殺縫唯惟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凶主素吉主玄

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

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

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

體也明衣以布為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註孔曰至飾

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緹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者案考工

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

又再染以黑則為緹緹今禮俗文作爵言必爵頭色也又復

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緹緹飾

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

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

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緹者未

知出何書又云緹者三入練以緹飾衣則以讀緹為緇案檀

弓云練練衣黃裏緹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線

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纁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為其似衣喪服

故皆不以為飾衣云緹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者

說文云紕帛深青楊赤色是紕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
色若以為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註服皆中外之色相稱
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
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王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士
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裳素鞶註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
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即
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王藻亦云羔裘緇
衣以楊之是羔裘楊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
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
布衣為楊楊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文與玄冠相配故知緇
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麤裘則在國視
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註此云素衣麤裘視朔
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故聘禮云楊降立註
引王藻云麤裘青犴裘絞衣以楊之又引此云素衣麤裘皮
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楊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
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狐裘
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
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
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
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

府舒校

語疏十

七

卷二

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
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其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
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
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
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
云黃衣狐裘王藻云狐裘黃衣以楊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
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
○註孔曰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
王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
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璆玞而
緇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喪則備佩此所
宜佩也○註王曰衣必有殺縫惟裳無殺也○正義曰謂
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
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
半下縫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註孔
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也○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設
生者有哀素之心註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
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註孔曰至并服○正

我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常辟感其要中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齊必變食孔曰改居必遷坐孔曰易食不其禮也

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錫孔曰饘錫臭味變魚餒而肉

敗不食魚敗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曰失飪

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

將胄不食馬曰魚膾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

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

辛而不臭不多食孔曰不過飽祭於公不宿肉周曰助祭於君所得

府寄校 語疏十 細林重校 八 余添裝

牲體歸則班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

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

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嚴敬貌三疏齊必至如也

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

精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饘而錫魚餒而肉敗不食者饘錫臭味變

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類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

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

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有肉雖

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

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薰物

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割人亦齊者孔子所

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祭於君所得牲駢歸則班賜不留

神惠經宿也祭肉不出三日山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

言曰言答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先齊嚴敬貌

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注孔曰饕餮臭味變○正義曰釋器云食饕謂之餽郭璞

云飯饑臭說文云饑飯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饕餮傷熱濕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

魚謂之餒郭璞云敗臭壞也餒肉爛也○注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先也祭玉藻云唯

水漿之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

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

後出疏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正義曰此明

出疏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為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

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

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

按者老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

於阼階孔曰難驅逐疫鬼恐驚先祖鄉人難朝服而立

於阼階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疏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階正義

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難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

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孔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拜送使疏問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敬也自有車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饋藥拜而受之曰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饋孔曰丘未達不敢嘗故不敢嘗禮也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儀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正義曰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非祭肉不拜 疏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不尸 疏 居不容 疏 居不容 包曰偃卧四體布 疏 居不容 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尸死人也言人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敬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為容儀為室家之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疏 素親狎者見敬難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疏 素親狎者見

見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周曰褻謂數相見

者式之式負版者 疏 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有盛饌必

變色而作 疏 孔曰作起也敬

迅雷風烈必變 疏 鄭曰敬天

雷為 疏 及敬重之事為之變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

此即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

當以貌禮之此即尊在位也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必

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式者

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為敬名

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

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待

疾已必改容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

敬之也。註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察左傳朱華弱與

名也故為素相親狎也。註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

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註云版是戶籍圖也聽

府寄校

語一

十一

余言

車必正立執綏周曰必正立執車中不內顧包

不內顧者前視不過不疾言不親指疏升車至親指

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

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

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

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轡轂○正義曰衡軛是轆端橫木駕

馬領者輿人註云較兩轡上出軛者則轡較俱在車之兩傍

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轡較之

後案曲禮云立視五駕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立平視也

駕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

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

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揔

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

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

耳衡軛色斯舉矣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周曰迴翔

審觀而後下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

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

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曰山梁雌雉時哉時

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

其具之非本意不苟食疏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

故三嗅而作作起也子感物而嘆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啟其氣作起也孔子

行於山梁見雌雉斂喙得所故嘆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 疏 子曰至

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

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

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

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

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

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註孔曰至人也。

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

候番刈校 語疏上 一 諸田

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

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

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

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

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

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此今則猶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問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疏 子曰從我於陳

辨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也
子曰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則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
孔曰詩云白圭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

候番刘校
語疏十一

覆之是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之
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不可為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

心慎言也
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註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王之

缺尚可磨鑣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在

須謹慎白王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鑣而平若此政教

特宜慎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

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備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二
顏淵死顏路

者衆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白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爲慟而爲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爲慟而更於誰人爲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

之故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

葬我不得割止非疏頭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

其厚葬故云耳疏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

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

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

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

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

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

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季路問事

所爲夫門人二三子爲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疏季路至知死○正

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

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

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神之況死者

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

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及尚未知生時之事

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以

語之無益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路行行如也舟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疏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

閔子侍側閔如也者甲在尊側曰侍閔如中正之兒如也

者言其兒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兒舟有子

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兒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

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

以壽終焉必不得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有中者善疏魯人

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爲長府者藏財貨曰府

長其藏名也爲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爲此辭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率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

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

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註

鄭曰至改作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爲

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

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

藏在内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子曰由

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

候番劉校 語疏十一 五 蔡順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

孔子言爲賤子疏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

路故復解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

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

之云由之鼓瑟何爲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

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不敬之

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

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

入於室耳豈

可不敬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季

氏富於周公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疏季氏至可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責

辨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

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

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

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

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

今為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

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註孔曰周公天子之

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也柴也愚弟

號尊名也杜預註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柴也愚弟

高柴字子羔參也魯孔曰魯鉞也師也馬曰子張才辟

愚愚直之愚曾子性遲鈍也疏柴也愚至屢中○正義

侯番劉校語疏十一六蔡順

由也嘖鄭曰子路之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過言回庶幾聖道雖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

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

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

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疏柴也愚至屢中○正義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

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

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嘖

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嘖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

有二一云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

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

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

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

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顏回懷道深

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

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
虛心也。○註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
柴字子羔。鄭氏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
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註鄭曰子路之
行失於畔。○正義曰舊註作反。嘖字書反。嘖失容也。言子
路性行剛強。常反。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反作畔。王弼云剛猛
也。○註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幾微之聖道者。易下擊
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幾幾微之聖道云。雖數
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筆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
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
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孔子又用心億度人事之
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屬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
道所以勸勵子貢言汝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
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
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而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
猶尚不能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
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其中心。則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嘖之病也。然亦不
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路非
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
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路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
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
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禮
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丘曰。賜不幸
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
子貢不因天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
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
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舊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道
入於聖人。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平。色莊者乎。論
之與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平。色莊者乎。論
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
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疏。子張
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
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嘖之病也。然亦不
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路非
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
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路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
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
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禮
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丘曰。賜不幸
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
子貢不因天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
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
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舊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道
入於聖人。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平。色莊者乎。論
之與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平。色莊者乎。論
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
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疏。子張
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
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之道也踐備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道舊迹而已
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
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此亦
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
篤是與者篤專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
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若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
能顯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以
云與乎以疑之也○註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
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行並
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思卦象辭也子
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冉有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孔曰或其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

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疏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

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

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赤也感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
疑感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
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
顏淵後相失故在後
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疏
子曰畏至敢死○正義曰
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
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
女為死與國人言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
必致死也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

此二子子曰五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孔曰

謂子問異事耳則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曰然則

從之者與孔曰問為臣皆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疏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

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

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何以謂之大臣與

而未定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若

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異事耳則此二人

之問安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

臣者以正道事君若不用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者既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

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

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

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皆當從君

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為說二子之行

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

父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子路曰有民

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

事神於是而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疏

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

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抗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

學未熟習而使為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

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

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之過飾非

不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子路曾皙孔曰曾皙參父名點冉

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

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如

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夫子哂之馬曰求爾

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

小國若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赤爾

候番劉校

語疏上

十

集金

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

規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點爾何如鼓瑟希

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孔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

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浴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

道而歸天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三子

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

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為國以禮禮禮貴讓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

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孔子曰明皆諸侯之事與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耳誰能為大相疏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乘

其器能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

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

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

云已有才能人不知我知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

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

侯黃劉校語疏十一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

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為飢饉不熟為饑方義方

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師旅侵伐復

因之以飢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

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

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侯黃劉校

語疏十一

十一

蔡原

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兒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為國以禮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意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也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註孔子曰曾曾

候番劉校

語疏上

參父名點。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歲音點字皙是也。註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註鄭曰至之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丞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覲則見也鄭玄註云此禮以諸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覲覲則見也鄭玄註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備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謂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小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

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情也介紹而傳命
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
擯王藻曰君入門介佛闌大夫中張與闌之間士介佛張則
介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
敢為上擯上介之鄉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註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十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
沂南至下邳入泗雪者祈雨之祭名也傳曰龍見而雪是也
。註曰雪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雪之言遠也遠為
下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
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
涼於舞雩之下也。註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
為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

先進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什進之階路故以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

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

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疏

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者克約也己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

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泥終身行仁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曲禮曰視聽言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禮也非此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者皆所以為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之也。註

馬曰克己約身。正義曰此註克訓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耆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子曰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疏

包曰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仲弓問仁至語矣。正義曰此章明仁在始恕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在侮傲故戒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怨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曰訥難也牛朱曰

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

無訥乎子曰行仁難言疏曰司馬牛問仁至訥乎。正義

者其言也訥者訥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

其理故復問曰此其言也訥便謂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者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訥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註孔子曰至馬犂。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

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子曰仁者其言也

也訥是司馬牛曰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病也曰省疏

司馬至何懼。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

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

之人不憂愁不恐懼時牛兄相雅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

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

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

為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司

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曰牛兄相雅行惡

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疏

司馬至弟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亡無也。牛兄相離，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相離死亡之後，我無獨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大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商子夏名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弟也。註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相離行惡死亡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相離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離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相，氏向離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相氏即向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也。又謂之相司馬即此相離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膏受之，類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諸膚受之，慤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疏子張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疏子張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諸膚受之，慤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否為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諸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偽，使諸慤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諸膚受之，慤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註馬曰：膚受之，慤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正義曰：慤亦諸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諸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子貢

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疏子貢問政至不立

類

孔子曰足食足兵足信之矣者此若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
知禮節足兵則不戰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
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答言先去兵以兵
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
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者孔子答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
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
棘子成曰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鄭曰舊說云棘子成曰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曰惜乎夫子之

出駟馬追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

至之鞞正義曰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

可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聞子成言君

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

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

鞞猶犬羊之鞞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

鞞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

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

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鞞與犬羊之鞞同

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疏
哀公至與足。正義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
飢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
不孰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
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有若意幾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
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公
不覺其幾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
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不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盡徹
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
命有求則供給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
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註鄭曰至通
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
一而籍古者曷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
一大禁小禁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
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樂蠻貉無百官制
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云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歧
詩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
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二多必同故云皆什一
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
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
初稅畝又覆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
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

候番刈校

語疏十二

五

葉金刊

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
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蔡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
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
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
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
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
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
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
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
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引孟子此言
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內其
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
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
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
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
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畝耳五十而貢
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

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子曰

至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

欲生之一欲死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

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疏言人常有常德也子張問崇

德辨惑者崇克也辨別也言欲克盛道德祛別疑惑何為而

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徙遷也言人有忠

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克盛其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

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人有順已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

忽逆於已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

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

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註鄭曰至

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

候番劉校

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

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

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桓制齊君不君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

至忠信徙義崇德也

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

是惑也

言人常有

常德也

子張問崇

德辨惑者

崇克也

辨別也

言欲克盛

道德祛別

疑惑何為

而可也

子曰主忠

信徙義崇

德也者主

候番劉校

語疏十二

六

華金刊

子啓及僖子乞之卒子當代之是爲田成子成子弒簡公事
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利和遷齊陳公
於海上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
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知齊以陳子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

則田必非敬仲所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子路無宿諾宿猶豫
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

信恐臨時多疏子曰至宿諾。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
故不豫諾疏明斷篤信之德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
者其由也與者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片聽訟必須兩辭以

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不豫諾
或分此別爲一章今合之。註孔曰至路可。正義曰云聽

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聽訟以兩造禁
民訟以兩劑禁民獄註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
罪名者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

兩至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具自服不直者也故
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矣
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

曰聽訟五猶人也包曰直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
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正義曰此章孔
子言已至誠之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造吾亦猶如常

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事訟乃
善。註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案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
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

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溢爭何由與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
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夫畏民志
鄭註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
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
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子張問政
意與此註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
身無得解倦行之以忠於民必

以忠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正義曰此
章言爲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解倦行之以忠於民必

以忠信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鄭曰弗畔不違道。疏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註與雍也篇同當與第中各記所聞故謹載之

或本亦有作君。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疏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疏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此章問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此章與前章同。正義曰此章與前章同。正義曰此章與前章同。

已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能無事以正則

誰敢不正也。季康子串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疏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上

季康子串盜問於孔子

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意

問於孔子者時魯多盜賊。康子患之問於孔子。孔子欲以謀去也。

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

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

非但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取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

子之貪欲故耳。注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

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註云

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對曰亦欲令康子先

民之化於上。疏季康子至以偃。正義曰此章言為政

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

子之意欲多殺止姦以成爲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

殺者言子為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子若
為善則民亦化之為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者此為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上君子為政之德若
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
正無不從者亦欲今康子先自正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士

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

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在邦必達馬曰謙

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馬曰謙

卑而不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

可喻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

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在邦必聞馬曰按

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馬曰按

子張至必聞。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士何如斯

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

爾所謂達者者夫子復問子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

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

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必聞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

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

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

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

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接人色則假取仁者之

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而更光明盛大甲者有謙而不可踰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

遠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曰

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子曰善哉問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甘親

非感與疏樊遲至感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

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

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也。慝

善祛別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

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

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

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感與

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身也。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感與言是感也。

註壇墠。正義曰封上為壇除地為墠。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枉。曰

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樊遲退曰。允子

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枉。曰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盛也。曰富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於衆。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此章明仁知

矣。仁者至矣。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此章明仁知

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

遲問。子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

者亦化為直也。

可則止毋自尊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

疏

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

導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曾子曰君

子以文會友

孔曰友以文德合

以友輔仁

孔曰友相切磋之

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

成己之仁德也

論語

卷

十二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人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

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信之

忘其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問政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為德政者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

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註易曰說以使民

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彖辭文也言先之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

勞之之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為政當

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

則賢才無遺

疏

仲弓至舍諸。正義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

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小過寬則

得衆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備知故復

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

知人等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

為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

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

子之言遠於事

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

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正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出家孔子

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

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子路問之曰往

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名也子路曰

是哉夫子之言遠於士也何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野哉由也者野

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

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

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

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

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

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在濫民則躋地局天

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

疏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

案出家孔子

野哉由也者野

此仲由也君子

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

今由不知正名

言不順言不順則

政事不成

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士必可得而遵行者繇衣
曰可也君子不可行君子非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非行也
能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
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
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穀曰圃樊遲出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言民化於上各

以實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疏樊遲至用稼正義曰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疏此章言禮義忠信為治

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疏此章言禮義忠信為治

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種之事吾不如老農者孔子怨其不學

請學為圃者樹菜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菜蔬之

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圃藝菜蔬之法吾不

以老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

夫子與諸弟子言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言禮義與信可以

教民也禮母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

義則服故上好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信待物物亦以實

應之故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其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

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咸

化自來皆以樹器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樹五穀

者黍稷麻麥曰圃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

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圃菜果則謂之圃蔬則

菜也鄭云周禮註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灌

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註負者以器曰圃也

義曰傳物志云織縷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

專猶也

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雖多亦奚以為。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通用若多學而不能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註云倍文曰諷以

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

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疏曰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

若不正雖教令茲章民亦不從也。子曰魯有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

也。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疏一衛之政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魯衛一國之政如周

公康叔之爲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云。王曰荆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云

史籍並始有曰苟令矣夫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

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也。始有曰苟

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然無泰侈之心也。註

王曰荆與康叔史籍並爲君子。正義曰案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遠史狗史鱸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鱸並爲君子也。子適衛冉有僕。孔曰孔子之

子曰庶矣哉

也。言備人衆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向加焉曰教之

疏。子適至教之。正義曰此章言治也。孔子之衛冉有爲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至

者言民既衆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言薄歛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足復

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便知禮節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以三年乃有成

功疏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為政之道也苟誠也期日周月也

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為政之道也苟誠也期日周月也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不用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疏子曰善人為邦百

刑殺也言孔子信之疏子曰善人為邦百

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

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誠

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疏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曰出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

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子曰苟正其

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

發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

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冉子退朝周曰謂

雖令不從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冉子退朝周曰謂

魯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馬曰政者有子曰其其也

馬曰事者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如有

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政非其也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疏冉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

故選則稱曰退以近君為進選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
朝也○註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
傳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
事社稷據此文時刑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為
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晏曰為仲丘稱孝友是亦為
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社之說
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為君之
朝以事為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

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曰以

一言不能正與國幾近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子曰事

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子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

之者則近疏 定公至邦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君之道

言而喪國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

一言不能正與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

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與國之一言也

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二國有
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
以二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
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
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
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
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

者說遠者來

疏

葉者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

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

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且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疏

子夏至

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為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為政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小利而葉公語孔子曰吾黨行之則効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

疏

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禮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

候審刻校

語疏三

七

田

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已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些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刺蠻之豪。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喪其誇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疏

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

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

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已有耻孔曰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鄭曰行必果所發行必果敢為之

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

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子曰至算也○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費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為行次此於二者云可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

候審劉校

八語疏十三

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口言必信行必果

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言其次也若

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以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

必果敢為之硜硜然者小人之兒也言此二行路非君子所

為乃硜硜然小人耳抑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

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筭名容十升

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為士行唯小

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筭小器

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包曰中行能得其中者言者以時多進疏子曰至為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退取其相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同一欲得此二人者

以特多進退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取其恒一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作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鄭曰：善夫。包曰：善南

人。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

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鑿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

性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也。善夫

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恒也。不恒，其德或承之。蓋者，此易恒

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

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

占也。註：孔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恒卦之辭者，謂此

經所言是易恒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二陽之中，居下體

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

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

承之。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然其所見

侯番劉毅。《語疏》三。九。《集解》

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疏：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義曰：此章

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

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子

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孔曰：善人善已，惡人惡

疏：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義曰：此章

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

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子

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是善善分明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

惡惡顯著也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疏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君

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

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

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已不以道而妄說則不

喜說也易說者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

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

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媚

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子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於一人故易

孔曰不責備

孔曰度

正義曰此章論君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子曰君子易

語疏三

十

集金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謂君子也即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為政教民至於七年使民
 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
 意言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
 之耳敗是謂疏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正其義曰此章言
 棄之也棄難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其謂棄之若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十
 十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